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六十六回 神算定假倭功歸把總 正氣除邪會名托城隍

素臣忙把飛熊拉到裡一間，附耳囑咐：只須如此如此，事便大定，切記，切記！飛熊敬信素臣，不管有驗無驗，牢記在心，隨著令箭，如飛而去。撫院與文武各官，正在紛紛議論，有的道：「該連夜發兵出城堵御。」有的道：「當且上城防守。」有的道：「該遍城搜拿。」有的道：「恐是訛言，當查究造言生事之人。」有的道：「明日一日，怕合城跑空，該吩咐地方保甲，挨戶曉諭禁約。」眾說紛紛，弄得撫院搓手跌腳，六神無主。飛熊已傳到跟前，撫院道：「你的本領，我所深知。」

你可同中軍，領兵在轅巡防，如有倭子殺來，盡力擒剿，我當重加升擢。」飛熊密稟道：「清平世界，那裡有甚倭子？不過是謠言！大老爺即刻傳出號令，說倭子已擒，先安了百姓的心。明日黎明，把幾口豬束在稿草中，到教場裡去砍掉了，就完了事了！若是認真巡緝，不把一城百姓，都嚇跑了嗎？」撫院驚問：「怎你竟說沒有倭子？」飛熊道：「要有倭子，海口不飛報將來？現在倭子怎樣殺人放火，劫掠財物，又無蹤影，這不是謠言嗎？把總只站在大老爺跟前，若是真有倭子，就先砍把總的腦袋！」撫院沉吟道：「你這話很說得是。」因吩咐各官，一面合城曉諭說，倭子已擒，明日教場處斬；一面令飛熊在轅防守。撫院與各官俱不敢安寢；坐到天明，外面訪探，果然沒有倭子殺掠，百姓聞倭子已獲，便沒有跳城及鑽水關之事。撫院暗稱慚愧，依了飛熊之言，把幾束稿草，捆縛幾口肥豬，插著標旗，擺齊隊伍，到教場中，三個大炮，將假倭處斬。百姓圍看，何止萬人，遠遠望見開刀時紅血飛濺，那是真是假，何從而知？都歡天喜地而散。把一件天大禍事，冰消瓦解掉了。後來究其所以，才知道是城隍廟中做戲，臨了一出，是《徵東記》上蓋蘇文大反遼東，番兵披髮，跳舞藤牌。鑼鼓一住，看戲之人直湧而出，外面有不知戲完人看之人，見湧出的，急驟問：「何故飛跑？」偏遇著混帳的人，說是：「倭子殺來，還不跑嗎？」問者竟認是真，轉身逃跑。

一人訛十，十人訛千，登時滿街市中，雪片逃跑，俱說倭子殺來。愚民無知，竟有攜妻挈子，出城逃避的。到得官府知道，閉城禁約，便紛紛的跳城頭，鑽水關，跌死溺死，不知其數。鬼哭神嚎，滿城雪亂，連官府也認是真有倭子，倉皇失措。卻被飛熊一言，將合城人心安定。撫院本愛飛熊，便立時升為福州營都司同知，披紅賜酒，把中軍全副執事，撤轅門鼓吹，放炮吹打，送回家來。

飛熊發放過眾人，來見素臣，納頭便拜。素臣去扯，飛熊已連叩三首，說道：「這都司是那裡來的？不替文爺磕頭！」磕頭起來，仍不肯坐。素臣千說萬說，苦勸強拉，才偏坐著一尖兒凳角。素臣好生不安。飛熊把見撫院升都司之事，述了一遍。因問素臣，如何得遇有仁，素臣也述了一遍。飛熊吐舌道：「那夜又有百萬斤氣力，獅象虎豹，只給他做點心，被文爺一刀就斃死了；可知在京東路上，乾出驚天動地的事來哩！」素臣道：「那是天幸，這小廝已嚇倒了，一無幫手；虧著出其不意，若在洞內，必為所啖矣！」飛熊忽地把錦囊小手一攥，捏得錦囊五指生疼，免強熬著痛，不敢聲喊。飛熊道：「果然做得幫手，平常些的大漢，就經不起我這一攥。我等六人，都以義氣相與，齊心立誓，要與斬仁為難，只是卵不敵石；如今有文爺做主，便不怕他了！他的黨羽，無過是這個人，沒有三頭六臂；只照著夜叉，一刀一個，就替世上除了害了！兩人正講入港，班上兵丁來回，中軍在外道喜。飛熊道：「你快去說裡面有客，明日到爺那裡磕頭罷。」素臣連忙叫住道：「不可說有客，只說不敢請會才是。」

兵丁答應出去。接連就是合城的參游都守，俱來道喜。飛熊暴躁道：「正要講話，道什麼喜？昨日令箭來傳，把我氣得要死，不知這事纏到何時，才得與文爺暢談！虧著文爺見識，爽快的過去。如今又有這許多疙疸帳，真要急殺人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不是急殺的事，該會者會，該辭者辭，俱要婉轉致謝，如何可得罪於人？」飛熊無奈向兵丁道：「以後不必來回，都照著方才的說，總是明日來磕頭就是了。別的不打緊，你只替我打上好的酒，買些菜來，要合這位爺吃個爽利。」那兵丁答應出去，不一會，擺將上來。飛熊拿過酒壺，先呷了一口道：「這酒還好，這是台灣來的紅毛酒。」要過兩隻飯碗道：「文爺，我們吃三碗，再用杯罷。」素臣道：「也使得。」因各立飲三碗，然後入坐。講不多幾句話，兵丁又來回道：「福州營把總，衛所指揮，同知，命事，鎮撫千百戶各員，及本衙門書識兵目，俱在外投揭稟安，稟見。」飛熊擎起升籬大的拳頭，就要去打那兵丁。素臣慌忙攔住。飛熊氣憤道：「你這廝怎樣吩咐你，只管來聒噪！」素臣道：「這是你的下屬合本衙書兵，怎好照著方才的話，也說是磕頭罷。你只依著衙門規矩回去就是了。」兵丁答應出去。飛熊道：「什麼衙門規矩，大家都吃著朝廷錢糧罷了；他只不來聒噪，就多磕些頭，也沒甚利害。」素臣道：「你新升了官，不日就要到任，事體正忙，我要往山東去，今日合你痛飲一宵，明日便要辭別。」飛熊直跳起來道：「我想了文爺兩年，還不許我留一月半月，說著明日起身的話！年近歲逼，這裡沒有霜雪，若到路上，不怕凍壞了人麼？文爺事大，也不敢多留，大年初六，有個極盛的盛會，普天之下，沒有第二個的，要留你看會，初七日起身。橫豎只十多日了，你莫拗我，惹我性發起來！」素臣微笑道：「性發便怎樣，敢要和我打架麼？」飛熊道：「文爺是殺夜叉的人，我和你打架！我若性發，就一頭撞死，看文爺過意得去，過意不去？」素臣笑道：「人命關天，依你，依你，卻不可反悔！」飛熊道：「我生平不會改口，若初七日不送文爺起身，我就是夜叉，把我一刀兩段！」

素臣大笑。因問：「初六出會，是何神道？怎樣盛法，竟至天下沒有第二？」飛熊道：「這會說來好笑，是個屁眼會。閩人所好者，錢眼合屁眼；初五日出杜相公會，是錢眼會；初六日出夏相公會，是屁眼會。究竟好屁眼的利害，錢眼會有一萬人，屁眼會足有三萬人哩。」素臣駭然道：「只知閩人酷好南風，卻不知有屁眼會之事。」

杜相公是五路了；這夏相公是何人？怎出會的人，竟至三萬之多呢？」飛熊道：「夏相公就是夏得海，他是好南風的祖宗，他這廟一年祭賽不絕，凡是要買屁眼賣屁眼的，都到廟裡許願，買賣俱得速成；買賣成了，再去還願。若是兩廂情願，買賣已成的，也要到廟中祭賽，便沒變改。祭畢，都要把肉在夏相公嘴上揩抹，那日出會時，你看夏相公嘴上可純是油，就知道了。相傳初六是夏相公生日，大家小戶，都出分賞，替他出會。合城合鄉的契哥、契弟，都在會中拈香托盤，裝扮太保。衙門中公人兵廝，那一日俱要告假；開店的都緊閉店面；那教學的都散生徒；連營裡的妓女，那一日都不去承應官府，接留客人，總要來與夏相公上壽；所以有三萬之多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奇了！南風多是男子，這妓女如何也去上壽？」飛熊道：「閩人走早不走水，妓女都沒人嫖，便都裝著小廝，閉了前門開出後路，迎接客人，故此妓女也須上壽。」素臣歎息道：「五方風氣，貞淫不一，未有如此之甚者！何以歷來官府，不知禁約，聽其公行無忌？」飛熊道：「那是天地山川生就的，人力如何挽回得來？只不要隨鄉入鄉，保得自己就夠了！」素臣笑道：「吾兄到此數年，可曾隨鄉入鄉呢？」飛熊指著那小廝道：「文爺只問他，也幾乎被他強姦了去！不是我誇口，若是第二個，也就入了鄉了！他這小廝僱出來，若不給他乾點事兒，他父母就來發作，說是淪蕩了人家孩子，就不肯僱在你家。這小廝初來，夜裡幾番上床，鞠著屁眼來湊就我，都被我推下床去。他回去告訴了父母，走來大嚷大鬧，鄰舍們出來調停，另外加了五錢銀子一月，做遮羞錢，才得無事。小廝現在跟前，我好說謊？爺帶有這晦氣色臉的尊價，又有力氣，這小廝才不敢來惹，不然，敢情昨日就爬文爺床上來了。」素臣道：「兄怎不顧人面皮？當面就說這話，不怕他訛得慌嗎？」飛熊道：「他若知道訛，我可不說了！他們這裡，當著是家常茶飯，小廝們若沒有契哥，便是棄物。爺只看他臉上，訛也不訛？」素臣看那小廝，真個面不改色，怡然而聽。回顧錦囊，轉是耳紅頸赤，面有愧容。暗忖：這種惡習，怎樣才除掉他？心內躊躇。飛熊只認素臣厭聞褻語，忙斟下了一碗酒，立飲而盡，說道：「文爺是何等樣人，怎說這些混話？」素臣道：「你錯疑心了！我是要想鑷除這種惡習的方法，想不起來，故此出神。」飛熊道：「我也想過，除非把福建一省人都綁去砍掉，才得鑷除。若是還留他兩個人，就一個是契哥，一個是契弟。」素臣變色道：「吾兄何出此言？風氣所染者，中人以下；若中人以上，便不為風氣所囿。閩中忠臣孝子，義夫節婦，奇偉卓越之人，史不勝書，豈可一概抹倒？所謂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者，此也！」飛熊連聲道是，把拳在頭上狠鑿栗暴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以後若再敢這樣亂道，活活的叫天雷來劈死你！」引得那小廝合錦囊，都掩著嘴，要笑出聲來。

素臣道：「你知道不是，以後留心就是了，莫打破了頭皮。我和你且說正話，你是幾時到任？明日就該趕做公服，參謁上司，接待屬員，交往同寅，俱有一定的體制，也須尋人教道，不致錯誤失儀。這裡屋宇淺促，我在此恐有不便，替我尋一寓所，暫住兩日；俟你到任後，再進衙門為妥。」飛熊道：「營中有個字識，專懂得這些事，營裡老爺們多半尋著他，明日一早找來交給他就是了。這隔壁有一座關帝廟，借他會客，文爺安住此處，不許一人來打攪便了。」次日，飛熊果然尋著字識，去見撫院，撫院吩咐作速到任，就擇於二十四日到任。然後去回拜了文武各官，至晚回家，再與素臣暢飲。素臣道：「你如今是都司了，不比把總微員，只須聽人差遣，當操演士卒，查察錢糧，約束兵役，盡你都司的職守。其次便當尋一配偶，以延嗣續。」飛熊道：「操演士卒，是我在行的；約束兵役，也還學得出來；那稽查錢糧，卻是一件再做不來的事！」素臣道：「都司是錢糧衙門，怎講做不來的話？你識字不識？會寫不會寫？」

飛熊道：「字是識幾個，不多，帳簿上石斗升合，兩錢分釐的字，還識得他，是認得的，還寫得出來，只是不好。」素臣道：「這就不難了！到任後，前官就有交代文冊送來，某倉有許多米豆，某庫有許多錢糧，某衛某所有許多扣存建曠餘剩馬乾，只照冊逐項點驗，如有缺少，即便根究，這錢糧就清楚了。」飛熊道：「我的爺，誰耐煩去查他呢！」素臣道：「說那裡話，你做此官，不盡此職，便是不忠！比如老子叫兒子做一件事，敢說個不耐煩嗎？」飛熊聽到此處，忽地椎胸大哭起來。素臣忙問其故，飛熊大哭道：「你讓我哭完了再說！」

真個哭了頓飯時，才收轉聲來，揩著眼淚，說道：「我爹病中叫我拿網，到河邊張魚，說要張一個大些的，做鮮湯吃。我張了半日，沒得大魚，不耐煩起來，就不張了。我爹隔幾日就死了，沒吃著鮮魚湯。以後想起，也哭了一二十場。如今桌上現擺著鮮魚湯，文爺又說起老子叫兒子敢不耐煩的話，不由人不痛苦起來！」說罷復哭，連那小廝合錦囊，都擠得兩眼紅紅的。素臣灑淚勸慰了一會，問道：「尊翁去世有幾年了！」飛熊輪指算道：「我今年三十九歲，那年我十五歲，有二十四五年了。」素臣暗付：是幼年之事，還能痛憤，天性可謂厚矣！又因其天資樸實，好善真誠，愈加愛惜起來，因力勸其識字讀書。飛熊道：「我因痛苦，沒曾說得，文爺所說稽查錢糧的話，我自耐煩去做罷了。」素臣道：「非但為此，我愛你天性純篤，心地光明，故要你識字讀書，做個名將。三國時，呂蒙先不過一勇之夫，後來折節讀書，便成了東吳名將。若止靠著你武藝，不過一員戰將，豈不辜負你一腔忠孝？」飛熊道：「我小時只讀過《四書》，如今偌大年紀，怎讀得及呢？」素臣道：「你讀過《四書》就好了，《四書》上只『暴虎馮河』一節，為將的就終身用之不盡！諸如：『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』；『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』，皆兵家第一至言。我要你讀書，也像秀才一般，無書不讀嗎？只須把《四書》理熟，做了根子；再看《孫子》十三篇《吳子》七篇這兩種書，以為行軍應敵之用，就可成名將。只要潛心玩味，把書上的話，通得開去，用得出來，方是會讀書的。如有不識之字，不解之義，釘一小簿，用筆記出，遇著通曉之人，就虛心請問。由此及彼，銖積寸累，自然日有進益。只是你年將四十，嗣續要緊，方才和你說該尋配偶的話，你怎置之不讀呢？」飛熊道：「讀書之法，我便依著文爺做去；那配偶的話，今生是不想了的！」說著，眼裡酸酸的，像要淌出淚來。素臣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飛熊道：「不瞞文爺說，我的結髮妻子，相貌雖丑，卻是賢慧，把我媽像娘一般看待；嫁我十年，沒過一日好日子，生生的餓死了！那裡還忍再娶？」素臣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你又是個義夫了？可敬，可敬！但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即不續娶，也該買一婢女，以圖生育。」飛熊道：「兒子是有在那裡，只要錢去贖來。那年為我媽死了，沒棺材，把兒子賣給人家做壓子，得過他三吊錢；如今若加倍去贖，恐怕還贖得出來；若贖出兒子，只討個媳婦與他，就接了香煙，還買丫頭做甚？」素臣大喜道：「你前日說又無家眷，並沒牽絆，故認定你沒兒子；如今說來，現有令郎在那裡，自然不消買婢了。你到任後，即當打發人去贖，不可遲緩，十倍五倍，也顧不得，不可惜費，切記，切記！」飛熊應諾。素臣快活無比，連舉大杯，吃得醺然而罷。次日清晨，飛熊著人先送素臣進衙，後到撫院門上，去稟披執，請鼓樂，出來上任；上過任，參謁上司，看拜同城，查點兵甲馬匹，軍器錢糧，忙了兩日。素臣在衙，把交代文卷查清，開出一個略節手折，各項錢糧數目，朗若列眉，交與飛熊收掌。催逼著取贖兒子。寫就一封平安家信，寄付東方橋府中，托其轉寄。閒空時，把兵機撮要指示，飛熊專心聽受，漸漸入頭。又覓了孫、吳兵法，逐字逐句，講解他聽。真個福至心靈，也是素臣善於開導，把一塊昏鄧鄧的頑石，磨礪了幾日，雖不比水晶玻璃，也就彷彿白礬石一般了。飛熊有了入頭，偷忙捉空，便來聽素臣講說，酒也少吃了，每夜不到三鼓四鼓，不去睡覺，把一個年節，不知不覺的過去。

到初五這日，外面報財神會過，素臣同飛熊出看，只見填街塞巷，鼓樂喧天，台閣故事，旗傘儀仗，拈香擺道之人，真個約有萬數。暗付：這會也可謂極盛了；怎明日之會，更甚於此？真可謂咄咄怪事！是夜睡不安枕。次日黎明，即往府城隍廟中拈香，暗暗禱祝道：「洛陽橋故事，原屬小說流傳，豈真有夏德海其人者？乃民風淫蕩，竟奉為龍陽主盟，公然抬像出會，肆行無忌！尊神為一縣之主，豈可坐視舉國之若狂，不加查禁乎？今與尊神約：如今日出會時，不明彰報應，以垂警戒；將來文白倘有出身，必奏聞天子，削除尊神位號，以儆屍素！」祝畢回署。早飯方過，會已到門。衙裡書識兵目及內班伴當並那小廝，俱已告假，只剩飛熊陪著素臣，坐在大門台階之上，背後站著錦囊一人，轅門大開，由著那會挨排而過。見幾對頭行牌上，四扇是「肅靜迴避」，四扇「代天宣化，為國和民」，兩對鋪兵鑼開導後，便是金瓜，黃鉞，繡旗，錦傘諸般儀仗，間著鼓吹，走跳台閣故事，高蹺秧歌各色演扮，足有半個時辰，方才過完。又是四扇腰牌，兩扇是「德播陽春，澤周童稚」，兩扇是「純陽侯」腰牌過去，十匹高頭駿馬，錦鞍金勒，上坐十個美童，扮著五方符使，披紅簪花，各按東西南北中方位，每方兩使，腰懸金牌，上刻某方採訪使字樣。隨後錫戳藤棍，竹板皮鞭，捆綁劍子，歷碌而過。又是兩匹白馬，也是美童扮演，一個背著印匣，一個背著敕書，一色的紗帽圓領，象笏金帶，腳下蹬著烏靴，俱上朱標「純陽侯正月初六日封」字樣。

然後一對一對的，俱是搽脂抹粉，描眉畫眼，裝腔做勢，扭捏婀娜而來，自十歲以上，二十以下，一般的勒發披肩，插花帶，穿著大紅綉紗五色灑線，鵝黃，嫩紫，嬌紅，蜀錦，杭綾諸色褲子，曳著汗巾，掛著香袋，有拈香的，有托盤的，有提爐的，有執龍頭香鬥的，有挽九獅噴壺的，都是遍體綾羅，渾身蘭麝。每人身邊，俱有人幫著添香換火，整衣易褲，理髮拂塵，這便是那龍陽君的契哥。中間夾著馬道傘扇，豹尾龍纓，各種器械。飛熊指與素臣看道：「那一隊便都是營妓。」素臣看時，果然是女子身量，不似男人，卻一般剪髮披肩，紅鞋錦襪，照著雙童樣范。擠擠擦擦的，足足過有一個時辰，方是幾十個太保，執著黃旗，搖著金鈴，簇擁水牌籤筒，衣箱帶盒，帽籠掌扇過去。才見一乘顯轎，八個轎夫扛抬著，十六個美童，八個裝著太監，八個裝著宮女，扶綽夏相公而來。

素臣遠遠看去，見那夏相公頭戴泥金皂帽，插著翠羽，簪花披紅，蟒袍玉帶，一撮短鬚，露出一張闊嘴，亮晶晶的，果然油滑無比。抬到跟前，素臣■目怒視，那泥身直倒下地，跌得粉碎，土木相離，腸腑拋落，金銀珠寶，滾撒滿地。嚇得在會之人，魂飛魄散，一齊圍裏攏來，四面跪拜，磕頭如搗蒜。一面收拾地上拋撒的土木腸腑，一面將轎綽回廟中，把坐廟的渾身抬來。那知方到素臣面前，平空的又直撞出來，一般跌得粉碎。把合會的人，都嚇得屁滾尿流，面無人色。會首們團聚商量，百無計較，只得收會轉去，一片哭聲，真個如喪考妣。素臣暗付：這城隍還算靈感，但不知惡風可能稍轉哩！後來會首糾分，重塑渾身，可煞作怪，只可坐在廟中，但一移動入轎，即便跌碎。自此以後，把出會一事，就斬斷了！至今閩中夏德海廟雖多，契哥契弟上廟祭賽者，亦復不少；較之當年，已減大半，皆文素臣之功也！卻說飛熊進來，問素臣道：「文爺方才，是怎樣把那神道跌碎的？可惜這般盛會，沒看得完。」素臣道：「與你一同看著，知道他是怎樣跌碎的？」飛熊道：「文爺你休瞞我，是你弄什麼法兒，跌碎他的！」素臣道：「這又奇了！我有何法去跌碎他？」飛熊道：「文爺前日沉吟不語，要想鏟除惡習方法。今日神道抬來，文爺怒目一視，這神道便直倒轉來，跌得粉碎。後來把坐廟的神像抬來，我留心窺看，也見文爺怒目一視，那神像又復跌碎，還不是文爺弄的法兒嗎？」素臣道：「我非術士，又非鬼物，弄什麼法兒？賽兄休要亂道！」飛熊道：「文爺在京東地方，燒那寶音寺，人都說是變化進去的，還說文爺是二郎神轉世哩。前日在台灣，又砍死夜叉，豈沒法術？只是不肯認帳罷了！」素臣大笑道：「二郎神是《封神

演義》上的，一發連影都沒有了！」卻值拿晚飯上來，大家吃飯，便把這話擱過。初七日一早，飛熊送出兩副鋪蓋，三百兩銀子，治酒與素臣錢行。素臣看那鋪蓋，一副是錦，一副是綢；看那銀子，是五十兩一封，共是六封。因向飛熊道：「你看我這算命行頭，怎用得如此鋪蓋？可把你自己那一副繭綢的送我。錦囊自有被褥，這綢的他也不用的。至於盤纏，我隨路測字起課，儘夠日用；不好虛你念兒，我留下一封，別的快收了進去。」飛熊見說得有理，收了鋪蓋，把銀子仍是■送，說道：「文爺眼裡希罕這點子銀子嗎？無故是表我的窮意，不管你用得著用不著，隨你路上丟給人，只收了我的，就感激你不盡！」素臣道：「這都司雖是美缺，要做清官，出息便少，將來還要替令郎定親畢姻，諸事費用，豈可如此浪費？況我是走道的人，放多銀子在身邊，反有不便！我若需用，你若有餘，一千五百，我斷不辭；我與你相與，是在區區阿堵之物麼？」飛熊沒法，只得聽從。席散，親送出城。到了城外，已有兵丁備酒在三山驛。飛熊道：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；我不送文爺過界，就在這裡作別。」指著一個一二十斤酒罈道：「也不敢多勸文爺的酒，就是這一小壇，卻要吃得爽利。連日賴著文爺講書，沒吃一杯自在酒，要補一補苦哩。」素臣道：「依你，依你，我最不喜人遠送。只是怎樣吃法，才得爽利？」

飛熊道：「我與文爺坐下，仰著頭，張著口，叫他們一人拿著一把壺，在上面斟下，不許盤出一點，完了一壺，再斟一壺，是這樣吃法，才爽利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這使不得！一來有礙觀瞻；二來我從沒這般吃過，必至噲壞喉嚨，嘔吐滿地。不如找兩個小壇，將酒分勻，我和你各舉一壇，一口氣吸完，也就爽利了。飛熊依言，叫人覓了兩個小壇，將酒分勻，各舉壇在手，說聲請，便咕都都的直灌下去，真個一口氣兒，不先不後，同喊一個乾字。飛熊道聲爽利，翻身便拜，叮囑暗號之說，灑淚而別。

素臣主僕到水口驛，搭上大船，至建寧府起早，在鉛山縣重復下船，共走了二十一天，舟泊彩石，上去遊覽了一回。在「太白讀書堂」粉壁之上，題詩一首道：休將投筆誤儒生，彩石臨風動客情；尚有書堂留太白，已無戰艦說開平。春華爛爛煙雲幻，秋實垂垂雨露成；歸去更須辭斗酒，獨研勾漏點義經。素臣題完，正待轉身，背後一人，劈領揪住，大喝一聲，掄拳打來。正是：

俗眼看詩如糞土，老拳揮客見屍骸。

總評：

愚民無知，非口舌所能爭。愈說無倭子愈不信，愈禁其逃愈逃。發兵堵御，上城防守，遍城搜拿，信其有者固如火上添油；查捉造言，挨戶曉禁，信為無者亦是抱薪救火。惟說倭子已擒，將錯就錯者之得計也。然不殺假倭，民心暫定，而即旋亂；以豬代倭，民乃大定，而更不亂矣！此特些小急智，而教全民命不少，當人之智囊，以供倉卒應變之用。

或疑看戲一言，何效如此？緣倭奴肆毒，出沒無常，沿海州縣，草木皆兵，而忽有看戲者一言，聽者一跑，疑風聲為鶴唳，其率先逃避也，固宜城內如是，城外當亦如是。素臣之功大矣。

飛熊忽把錦囊小手一攥，寫飛熊亦寫錦囊，而寫飛熊又非但寫其力，兼繪其性情，此為頰上添毛之法。

飛熊聞倭，跌腳懊惱，至此始知其故；今之道喜杳至，而驚拳欲打，如此寫飛熊性情，方是繪月繪影、繪風繪聲神手。

初六日屁眼會奇極，尤妙有初五日錢眼會襯之。人知屁眼臭穢而不知錢眼之臭穢，作者故相提而並論之。諸葛恪願吳太子食雞卵，曰所出同耳。吾於二會亦云。

妓女沒人嫖，閉了前門開出後門。寫閩人之好男風至矣盡矣；乃復有小廝一事另闢奇境，以刻劃之。作者於閩人何仇？用此深酷筆墨以窮極其狀也。及讀素臣變色一段，始知作者好惡之公。

飛熊忽地捶胸大哭，不特出色表飛熊，見天下無不孝父母之豪傑也。只寫其篤夫婦，而上臣之心撬大折矣！大英雄從五倫做起，破船中賣解人乃有如此至性，學士大夫堪為執鞭者有幾人哉！可慨也。